



傅斯年著

# 史学方法导论



中国文化丛书  
经典随行

中华书局



经  
典  
随  
行

中国  
文化  
丛书

# 史学方法导论

傅斯年 著

中华书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11

(中国文化丛书·经典随行)

ISBN 978-7-101-11119-4

I. 史… II. 傅… III. 史学—方法论—中国—文集  
IV. 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1057 号

---

书 名 史学方法导论

著 者 傅斯年

丛 书 名 中国文化丛书·经典随行

责任编辑 申作宏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1119-4

定 价 25.00 元

---

# 经典随行 书礼传家

## ——“中国文化丛书”出版说明

“中国文化丛书”包括两套书系：“经典随行”和“书礼传家”。

我们所谓的“经典”，是指经久不衰的典范之作，它们历经岁月的淘洗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广播四海，经典累代不乏。晚近以来，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西方学术和思想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文化遭受巨大冲击，国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样一股变迁的时代洪流中，摸索前行。社会巨变之际往往精英辈出，中西文化的激荡，产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经典随行”书系选取近一百年来有关中国文化的经典著作，内容涉及文学、史学、哲学、思想、宗教、文化、艺术诸领域，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蒋维乔《中国佛教史》、许地山《道教史》、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陈师曾《中国绘画史》、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等，都是具有典范性的经典力作。

在推出这些学术文化经典的同时，我们希望以一种更加新颖的方式使读者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于是我们策划了“书礼传家”书系。中国自古崇文重教，“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书礼传家”是许多中国人悬挂于门楣的精神坐标。“书礼传家”书

系引进立体阅读的概念，以“实物仿真件+文本解读”的方式，来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精心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普通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文书，从一件件具体的实物说开去，以小见大，生动有趣，从微观角度反映传统社会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将“科举”、“婚约与休书”、“花笺与信物”、“奏折”、“当票”、“地契”、“状子”等反映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婚姻制度、爱情观念、古代官制、典当制度、土地制度、司法制度等一系列传统社会制度的内容纳入进来。翻开这套书，就如同走进了一座“流动的文化博物馆”。

“中国文化丛书”致力于介绍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而不是中国文化“元典”本身；面对的读者对象是普通大众，以推介中国文化常识为基本立足点，过于艰深的学术探讨不在选择之列；在表述上力求深入浅出、简明准确。

“大家的文笔，大众的视角”，是我们对“中国文化丛书”的基本定位，愿这套丛书能够为人们搭建一座接近经典、了解历史与文化的桥梁。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 目 录

史学方法导论 .....	1
拟目 .....	1
史料论略 .....	3
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	5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5
第二节 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	34
第三节 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	37
第四节 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	39
第五节 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	39
第六节 本事对旁涉.....	40
第七节 直说与隐喻.....	41
第八节 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	50
夷夏东西说 .....	53
一、毫—商—殷 .....	54
(一) 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兗州是其建业之地 .....	54
(二) 毫 .....	68
(三) 商代拓土之三期 .....	72
二、夏迹 .....	74
三、夏夷交胜 .....	81

四、诸夷姓	90
(一) 太皞之族	90
(二) 少皞之族	93
五、总结上文	105
姜原	113
一、姜之世系	113
二、姜之地望	115
三、姜姓在西周的事迹	119
四、姜羌为一字	120
周东封与殷遗民	123
大东小东说	133
一、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133
二、周初东向发展之步骤	141
三、周公之事功	142
论所谓五等爵	145
一、五等称谓的淆乱	145
二、公侯伯子男释字	159
三、既非五等，更无五等爵制	167

# 史学方法导论

## 拟 目

第一讲 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

    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

    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

第二讲 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

第三讲 统计方法与史学

第四讲 史科论略

第五讲 古代史与近代史

第六讲 史学的逻辑

第七讲 所谓“史观”

联经出版公司《傅斯年全集》原编者按：此为傅先生任教北京大学时之讲义稿。原稿凡七讲，姑以付印。他日访得所缺各篇时，当再补入。



# 史料论略

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已经归纳到下列的几个结论：

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

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

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

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不过天地间事并不如此。物理、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故可以试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故有归纳的结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多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

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是司马君实领导着刘攽、刘恕、范祖禹诸人做的。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

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却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徒然高揭“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一个口号，仍不过是“托诸空言”；何如“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呢？所以我们把这一篇讨论分做几节，为每节举一个或若干个的实例，以见整理史料在实施上的意义。

# 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

## 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

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地分别着看。

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石，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合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竹书一类的东西，我也曾对之“寤寐思服”，梦想洛阳周冢、临淄齐冢，安知不如魏

安僖王冢？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临淄滨海，气候较湿，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记，“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何以翁方纲、罗振玉一般人都不能呢？（《殷墟书契考释》一书，原是王国维作的，不是罗振玉的。）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通、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他，金文更讲不通。

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

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

一、只去玩弄直接材料，而不能把他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例如玩古董的，刻图章的。

二、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例如根据秦人小篆，兼以汉儒所新造字，而高谈文始，同时说殷墟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

标举三例，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

### 例一 王国维君《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观堂集林》卷九），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原文太长，现在只节录前篇的“王亥”、“王恒”、“上甲”三节，下篇的“商先王世数”一节，以见其方法。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

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了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经传中关涉此事一

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那么，王君这个工作，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

### 王亥

卜辞多记祭王亥事，《殷墟书契前编》有二事，曰“贞奄于王亥”（卷一第四十九叶），曰“贞之于王亥，卅牛，辛亥用”（卷四第八叶）。《后编》中又有七事，曰“贞于王亥求年”（卷上第一叶），曰“乙巳卜□贞之于王亥十”（下阙。同上，第十二叶），曰“贞奄于王亥”（同上第十九叶），曰“奄于王亥”（同上第二十三叶），曰“癸卯□贞□□高祖王亥□□□”（同上第二十一叶），曰“甲辰卜□贞，来辛亥奄于王亥，卅牛，十二月”（同上第二十三叶），曰“贞登王亥羊”（同上第二十六叶），曰“贞之于王亥□三百牛”（同上第二十八叶）。《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曰“贞奄于王亥，五牛”（卷一第九叶）。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者，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案：《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商先祖中无王亥，惟云：“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索隐》“振，《世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垓。然则《史记》之振当为核，或为垓字之讹也。《大荒东经》曰：“有璃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此《竹书纪年》真本，郭氏隐括之如此。）今本《竹书纪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

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是《山海经》之王亥。古本《纪年》作殷王子亥，今本作殷侯子亥。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则为殷之先祖冥之子、微之父，无疑。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日，则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记》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非绝无根据也。

王亥之名及其事迹，非徒见于《山海经》《竹书》，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吕览·勿躬篇》：“王水作服牛。”案，篆文水作𦥑，与亥字相似，王𦥑亦王亥之讹。《世本·作篇》“胲作服牛”，（《初学记》卷二十九引，又《御览》八百九十九引《世本》）“𩫔作服牛”，𩫔亦胲之讹。《路史》注引《世本》“胲为黄帝马医，常医龙”。疑引宋衷注。《御览》引宋注曰“胲，黄帝臣也，能驾牛”，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皆汉人说，不足据。实则《作篇》之胲，即《帝系篇》之核也。）其证也。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楚辞·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该即胲，有扈即有易（说见下），朴牛亦即服牛。是《山海经》《天问》《吕览》《世本》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盖夏初奚仲作车，或尚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而车之用益广。《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鸿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商之相土、王亥，盖亦其俦。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周秦间王亥之传说，胥由是起也。

卜辞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与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然观殷人之名，即不用日辰者，亦取于时为多，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若冥，皆含朝莫明晦之意，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是以时为名或号者，乃殷俗也。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有孔甲，有履癸，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

### 王恒

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亘。其文曰“贞之于王亘”（《铁云藏龟》第一百九十九叶及《书契后编》卷上第九叶）。又曰“贞𠂇之于王亘”（《后编》卷下第七叶）。又作“王𠂇”，曰“贞王𠂇□”（下阙，《前编》卷七第十一叶）。案，亘即恒字。《说文解字》二部：“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亘，古文恒，从月，《诗》曰：‘如月之恒。’”案，许君既云古文恒从月，复引《诗》以释从月之意，而今本古文乃作亘，从二从古文外，盖传写之讹，字当作亘。又《说文》木部：“檼，竟也，从木，恒声。亘，古文檼。”案，古从月之字，后或变而从舟，殷虚（墟）卜辞，朝莫之朝作亘（《后编》卷下第三叶），从日月在亘间，与莫字从日在亘间同义，而篆文作轤，不从月而从舟。以此例之，